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  
第五回 醜醜驢露財招禍 侯一娘盜馬逃生

詩曰： 伯勞西去燕飛東，飄飄身世等萍蹤。

沾唇酒恨千杯少，滿眼花無百日紅。

財與命連誰自悟，福來禍倚盡皆蒙。

誰知擾擾生機變，深愧當年失馬翁。

話說侯一娘見生下是個孩子，夫奔俱各歡喜。因是年歲次戊辰，遂取名辰生。洗了孩子，謝了穩婆。次日，送信與雲卿並王府兩處。王奶奶差人送了錢米柴炭來，小魏也送銀錢與他。是主顧人家多有送錢米食物的。三朝、滿月，王奶奶皆著人來送百索衣襖等類。一娘也不上街。

正是日久生厭，他幾件技藝，人都看熟了，人家也不來叫，街上人看的少，也不肯出錢。醜醜見生意淡薄，又為老婆有了孤老，且因王府中勢要，怕人心難測，想離此地，遂常時要去。一娘因戀著情人，不肯動身。那陳買兒見一娘回來，逐日又來纏纏，見婦人不甚理他，便有吃醋之意，常在醜醜面前攏唆。醜醜醉後回來，常尋事吵鬧，自此無日不吵鬧。

又混了半年，醜醜終日心中有物，再加那陳買兒常時在耳邊撥弄，家來便倚醉拿刀弄杖的吵。一娘雖與他硬做，也知不是常法，便來對王公子說了，討他的主意。公子道：「我也代你們想，卻終非常法，我也將要上京去會試，我去後誰看管你們？且尋雲卿來計較。」遂叫小廝喚了小魏來。見一娘面有愁容，問道：「為甚麼惱？」公子道：「他丈夫見生意淡泊，要往別處去哩。」雲卿道：「莫理他，就沒生意，難道大爺這裡養不起你？」公子道：「也不是這樣說，你們終非長久之策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一世。況我也就要上京，我去後，連你在此地也住不得了，牛三那起畜生必要來報復的。我想不如讓老一先行，你同我上京去，改日再來相會，只怕你班裡人不肯放你。」雲卿道：「我要去，誰阻礙？」公子道：「你去了，豈不要散班麼？」雲卿道：「原舊有個旦，新又添了一個，我可以去得。」公子道：「老一幾時起身？」一娘道：「要去，明日就可去了。」說畢，二人便扯住哭起來。公子道：「暫時相別，不久自會，也不必哭了。」再三勸住。公子道：「該畝你們坐坐，我今日又要去吃酒。」又想想道：「也罷，我早些去見個意先來，你二人在此等我。」叫小廝拿飯吃。擺上飯，他二人那裡吃得下？公子再三勸，他們只得各吃了幾口就放下來了。

公子吃畢起身。二人關上門，送行一回，雲卿道：「想當日在廟裡相逢，蒙你□分相愛，銘感至今，後又承大爺好心成全，你我相處了二年。如今一旦分離，正是海枯石爛，此恨難消；地久天長，此情不老！」一娘道：「你這樣青春年少，愁沒有好女兒匹配？只是我跟著那厭物，幾時纔得有出頭的日子？若得此生重會，死也甘心！你此去須要保重身子，不要為我傷感壞了，誰人知你疼熱！」雲卿道：「我如今做戲也非善策，明日跟大爺上京，只望他中了，我也要上個前程，就有幾年在京裡住。你若有情，可到京裡來相會。」又哭了半日。雲卿道：「我到下處走走就來。」一娘道：「我也要到裡面去辭別。」二人起身。

一娘走進來，向老太太、太太磕了頭，又向王奶奶磕下頭去。王奶奶扯起來道：「為何行此大禮？」一娘道：「小的一向蒙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抬舉，感恩不盡，明日要往南去，今特來辭謝。」王奶奶道：「可是作怪！好好的住著罷了，又去怎的？」一娘道：「丈夫見生意淡薄，要往南去趕趁。」王奶奶道：「就沒生意，難道我家養不起你？別處去也只吃得一碗飯。」一娘道：「多謝奶奶美意。叫做『梁園雖好，終非久戀之鄉』。我就去也去不遠，異日再來伏侍。」王奶奶叫丫頭擺茶與一娘吃。眾女眷都贈他銀錢衣食。王奶奶另是五兩銀子並花翠等物。

看看日晚，公子也回來了。一娘到書房來，卻好益之不在，就是他們三人。公子道：「你要往何處去？」一娘道：「打算往南邊去。」公子道：「昨有人自南來，說南邊大水，米麥甚貴，徐州一帶都淹沒了，如何去得？不如往東三府去好，泰安州我有個同年，姓白，他也是個四海的人，如今丁憂在家，與我至厚，我寫封書子與你，去投他，他自看顧你。等我出京時，便著人來帶你一同下來。」一娘道：「大爺如此費心，真是殺身難報。」小廝擺下酒來，公子舉杯遞與一娘道：「淡酒一杯，聊壯行色。願你前途保重，異日早早相逢。」一娘接了放下，也斟了一杯回奉公子，就跪下拜謝道：「小的兩人承大爺厚恩，今生恐無可報答，只好來生作犬馬補報罷。今日一別，不知可有相見之日！雲卿在爺身邊，望爺抬舉他，若得個前程，也是在爺門下的體面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勞費心，這是我身上的事。」

一娘又斟了一杯，雙手奉與雲卿，纔叫了一聲哥，就哽咽住了，潑梭梭淚如泉湧，說不出話來。淚都滴在杯內，二人抱住，放聲大哭。公子也兩淚交流，勸住了，重又斟酒。他二人那裡吃得下去？兩人你相我，我相你，眼淚汪汪；相了一會，復又大哭起來。連旁邊服侍的人，都垂下淚來。足足捱到二更時，點水也未曾下嚥。一娘沒奈何，只得硬著心腸起身作別。公子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來，說道：「這是薄儀□兩，權為路費，明年務必來過下。」一娘道：「用得大爺的還少哩！又蒙厚賜。」復又叩頭謝了。雲卿也是□兩，放在他袖內。又向手上解下一個金牌子來，道：「這是我自小兒帶的，與你繫著，他日相會，以此為證。」就連繩子扣在他手上，重又抱頭大哭一場。三人攜手出門。公子揮淚道：「前途保重，叫貽安打燈送你去。」將別時，好難分手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過死別與生離。

有詩道得好：

惑莫復兮生別離，登山臨水送將歸。

長堤無限新栽柳，不見楊花撲面飛。

一娘回到下處，早已三更將盡，收拾了一會，天將亮了。醜醜雇了車子，裝上行李，辭了店家上車。只見貽安拿了兩封書子並禮物來道：「這是送白爺的。」又取出件潞綢羊皮小襖、一床小抱被道：「這是大娘怕你冷送你穿的，被兒送你包孩子的，又是一袋炒米並糕餅，叫你路上保重，明年等你過下哩。」一娘道：「難為哥，煩你稟上奶奶，等我回來再叩謝罷。」說畢，抱著辰生，驅車奔大路而行。只見：

憔悴形容，淒涼情緒。驅車人上長亭路，柔腸如線繫多情，不言不語懨懨的。眉上閒愁，暗中心事。音書難倩鱗鴻寄。殘陽疏柳帶寒鴉，看來總是傷心處。

一娘在路，淒淒慘慘，不飯不茶，常是兩淚交流，沒好氣，尋事與醜醜吵鬧。

上路非止一日，只見前面盡是山路，雖是小春天氣，到底北方寒冷。是日北風大作，一娘穿上皮襖，用小被兒將孩子包緊了，又將行李內氈毯，與大小廝孝兒披著。看看傍午，忽然飛揚揚揚，飄下一天大雪來。但見：

彤雲密布，慘霧重遮。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凜號空；慘霧重遮，大雪紛紛蓋地。須臾積粉，頃刻成鹽。飄飄蕩蕩翦鵝毛，淅淅瀟瀟栽蝶翅。灞橋漁叟掛蓑衣，茅舍野翁煨弦喂。客子難沽酒，家童苦覓梅。寒威難棹剡溪船，冷氣直穿東郭履。千山飛鳥盡潛蹤，萬徑行人絕影。

那雪漸漸一陣大似一陣，下個不止，頃刻間積有數寸。車子推不上，車夫道：「離火樓鋪還有二□里，沒有宿頭怎麼好？」心中甚是著忙。醜醜叫道：「好了，你看那樹林子裡不是個人家麼？」車夫道：「那不是正路，就從這斜路去近些。」車夫推車下坡。不多時，到了一所莊院前住下。但見：

亂竹堆瓊，蒼松掛玉。數層茅屋盡鋪銀，一帶疏籬俱飾粉。冰疑簷角，渾如玉筍班聯；凍合溪橋，一似晶盤灼爍。樹底炊煙猶濕，田間平路皆漫。狺狺小犬吠柴門，陣陣棲鳥啼古樹。

那醜驢先走到柴門下，只見疏籬開處，走出一個老者來。那老者頭戴深簷暖帽，身穿青布羊裘，腳穿八搭翁鞋，手拄過頭藤杖，問道：「做甚麼的？」醜驢道：「小人是行路的，因雪大難走，投不著宿頭，告借一宿。」老者見他有家眷，便道：「請進來。」醜驢扶一娘下了車，抱著孩子，走到堂前與眾女眷見了禮。媽媽問道「大嫂從何處來？」一娘道：「自臨清來的，要往泰安州去。」媽媽取了熱湯來，一娘吃了，請到前面客房裡坐下。媽媽見一娘寒冷，家去取出些木柴來燒火。醜驢、孝兒都來烘衣服。到晚送出四碗小米子飯，一碗菜湯來，道：「隨便晚飯，請些兒。」一娘道：「借宿已是吵鬧，怎敢相擾？」媽媽道：「倉卒無肴，請用些。」說畢去了。

一娘吃了兩口湯，沒鹽沒油的不好吃，他平日在王府裡吃慣了好的，再加心緒不佳，這樣粗糙之物怎能下嚥？只得向主人家借了個罐子，在火上燉些滾湯，泡些炒米吃了，打開行李，帶著孩子和衣而臥。孝兒同醜驢也睡了。一娘想道：「這樣雪天，他們定是紅爐暖閣的賞雪，那曉得我在此受這淒涼？」又不好哭，只得淚汪汪的。睡至五更，覺得頭疼腦悶，身體拘倦。被車夫催了起身，沒奈何只得起來，別了主人上車。

是日天氣雖晴，怎禁得北風如箭，寒氣如刀，到傍午纔抵火樓鋪客店，揀了一間房歇下。一娘熬不得，裹著被睡了。醜驢取了鑊鏊來叫一娘吃，叫了幾聲不應，走來摸摸，渾身如炭炙的一般。少頃又發起戰來，連床都搖得響。這病南方謂之瘧疾，北邊叫做擺子。這個病急切難得脫體。怎見得他的狠處？但見：

頭如斧劈，身似籠蒸。冷來如坐冰山，熱時若臨火窟。渾身顫抖，太行山也自根搖；滿口焦枯，黃河水恨難吸盡。少陵詩句也難驅，扁鵲神功須束手。

一娘這病，因心中鬱結，連日未曾吃飯，又受了風寒外感釀成。此症分沉重，醜驢只得打發了車錢。一住兩個月，還未得好。醜驢身邊盤費俱盡，只得瞞著一娘拿衣服去當。被一娘看見，說道：「不要當。」旁邊取過拜匣來，拿出一兩散碎銀子與他道：「我想口鮮魚湯吃，不知可有？」醜驢道：「等我去尋看。」店家聽見道：「我們這裡平日鮮魚甚少，況如今凍了河，那裡去尋？我家到有些蝦米，且做些湯與大嫂吃。」少刻，店家婆做了湯送來，一娘吃了兩口，覺得有些香味，就泡了半鍾大米飯吃了，那知那瘧疾竟止了。對店家婆謝道：「兩個月沒有嘗一顆米，今日承賜湯吃了些，纔知道飯香。」店家婆道：「胃氣開就好了。」

那醜驢拿著銀子上街，見人看紙牌，他就挨在旁邊說長論短。一個道：「你既會說，何不下來鬥鬥？」醜驢真個也下來看，起初贏了百文錢，買酒請了眾人。此後遂日逐去鬥，身邊銀子輸盡了，要去攀本，又怕老婆罵，想道：「老婆拜匣沉重，必有私房。」便去尋了把蒜子，等老婆睡熟了，搥開了鎖，見匣中有許多銀包，起初也不料有這些，揀了一封多的袖了，正是王公子送的兩盤纏，復好好鎖起。次日便帶到街上去鬥牌，大酒大食的請人，老婆的茶飯全然不管。吃醉了回來，一娘問著，他反大睜著眼亂嚷。一娘也沒氣力理他，若要吃時，自己買些吃，卻也不料他偷銀子。看看冬盡春來，又早是二月天氣，雇了車子上路，醜驢銀子也用盡了。正是日暖花香，與那冷天不同。

一日，上路行了有三多里，到一帶平坦大路上，兩邊都是深澗，四無人煙之地。忽聽得「嗖」的一聲，一枝砲頭箭射來。車夫道：「不好，響馬來了！」一娘抱著孩子下車蹲在路旁，只是發抖。只見遠遠的兩個強盜，放馬衝來。但見：

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，一個黃鬚赤髮賽喪門。一個眼放金光如電掣，一個口中叱咤似雷鳴。一個滿面威風嘗凜凜，一個渾身殺氣自陵陵。一個手中執定三尖刃，一個肩上橫擔挖搭藤。

那兩個響馬跑到車前，跳下馬，劫掠財物。醜驢伏在車上，被強盜一脚踢翻，將細軟裝在馬上，粗重的都丟在澗裡。醜驢見了捨不得，叫道：「大王，用不著的還畝與我罷，可惜丟了。」那強盜將醜驢衣服剝下，用條繩捆了。又來剝一娘的衣服，掀起臉罩，見她生得標緻，就沒有剝；收拾停當，把一娘抱了上馬。一娘哭著亂扭，那強盜緊緊夾住，莫想掙得動。車夫並孝兒不知跑向何處去了。醜驢高聲叫喊，強盜大怒，下馬提起兩腿，往澗裡一掠，撲通一聲響，順水流去。一娘看見，放聲大哭。那二盜將馬一拍，那馬飛也似去了。一娘淚眼昏花，也不辨東南西北，不一時到了一所莊院。強盜抱一娘下馬，進屋裡來，把物件取到裡面。打開看時，卻無甚值錢的，只拜匣內約有二多兩銀子，幾件綢緞女衣。二人笑說道：「原來竟沒有甚麼，怎麼那樣揮灑，枉送了他的命。」

原來醜驢拿銀子在鎮上用時，露在二盜眼內，只道他有許多銀錢，誰知沒甚麼東西。一個道：「財物雖少，卻得了一件活寶。」將衣物收過，便來溫存一娘。一娘只是哭。強盜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也無用。你若好好的從我們，便豐衣足食，管你快活得半世；若是倔強，先把你孩子殺了，再叫你慢慢的受罪。」劈手將孩子奪去。一娘想著：「醜驢那個獸物，就在臨清住著罷了，卻要來尋死，也死得不虧他，只是這孩子是雲腳的點骨血，我若不從，這強盜有甚人心？且暫從他，慢慢的再尋出路。」主意定了，就漸漸住了哭。

強盜見他心轉，便將孩子仍遞與他，忙去安排酒菜來請他，百般的奉承。一娘一則怕他兇惡，二則被他們軟纏不過，起初還有些羞澀，後來也就沒奈何，吃酒隨順了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有詩道得好：

馳驅名利向東遊，豈料中途遇寇仇。

身陷牢籠何日出，椿椿舊事掛心頭。

一娘被二盜纏住，盡意做作，哄得二盜滿心歡喜，百依百順。起初一個出去，一個在家看守，終日有得吃用，玩耍快活。二盜把他當為至寶，真個是要一奉。誰知一娘別有一條心，都是假意奉承。

不覺光陰易度，早已過了五六年。一日，二盜都出去了，那住處止他一家，並無鄰里。此時正值春天，風日可愛，孩子往外面去頑，一娘連叫他吃飯都不答應，只得自己到門外來找尋，只見東邊一株大樹，鳥聲清脆。信步去到樹下，那棵大樹直挺挺的約有四五丈高，就如傘蓋，見孩子在樹邊打上面的鳥兒。一娘攬著孩子四下觀看了一會，只見四週俱是亂山，山上野花嬌豔，芳草蒙茸。又見那黃鶯對對，紫燕雙雙，不覺觸動心事，一陣心酸，止不住簌簌淚落。又在樹下坐了一會，攬了孩子來家。見路旁有一所廟，便進廟來看是何神像。只見上面供著一尊紅臉黃鬚三隻眼的神像，手執金鞭，威風凜凜。面前一個金字牌位，上寫著「王靈官之位」。一娘倒身下拜，禱祝道：「尊神聽者，我信女侯氏，被二盜殺了丈夫，強佔在此，不知何日方得脫難，懇求尊神暗中保佑，早離此地。」拜了出門，正撞見一盜回來，問道：「你在此做甚麼？」一娘道：「孩子出來頑耍，我來尋他，偶到這廟裡來看看。」強盜道：「我們這老爺極有靈驗的，你若觸犯了他，至少也要抽你百哩。」一娘道：「想是個賊菩薩，管著你們的。」強盜笑道：「賊菩薩專一會偷婆娘。」三人同到屋內。

強盜少刻又去了一會，挑著許多海味雞鵝果酒等物歸來。一娘問道：「買這些東西做甚？」強盜道：「不是買的，是人送的。」坐下吃了飯，就將肴饌安排停當，擺上桌篩過酒來。一娘道：「等你哥回來同吃。」強盜道：「他同個朋友往北邊去了，有幾日纔回來哩。我們落得快活的。」二人對酌。強盜道：「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」一娘道：「怎麼？」強盜道：「我久要備桌酒兒與你對酌談談，礙著他不便，今日得他去了，正愁沒甚肴饌，卻好有人送這些東西來。」一娘道：「送禮的為何不送到家裡來？」強盜道：「這那裡是送我的？他是送別人的，路上遇見我，將那挑禮的嚇走了，就都送與我了。」一娘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樣善念多行幾個。」強盜笑道：「一日常行個把兒。」二人飲至天晚，乘興簸弄顛狂了一夜。

次日睡至日中方起。遂不出門，終日在家行樂，一連有二餘日。強盜道：「明日是初一了，買些香燭來燒燒。」一娘道：「我在路上害病時曾許下泰山香願，一向未曾還得。近來有些夜夢顛倒，你多買些香燭來，我要還願哩。」強盜下山，果然買了許多紙馬香燭回來。一娘向空燒化了一半，對天拜過，藏起一半，等強盜出去，便來廟中燒香禱告，求早脫難。凡遇朔望，便來燒

香。一夜，夢見靈官道：「你災難將滿，情人相會有日。只是上公將我臉上搨破了，還求他不要來我廟中頑耍。」醒來心中甚喜。打發強盜出了門，便走來廟中拜謝了。走近前看時，果然臉上去了一條金。問辰生道：「菩薩臉上怎的破了的？」辰生道：「我昨日在這裡捉雀子，一個飛上龕子去，是我爬在菩薩肩頭上捉的，屋上一塊磚落下來擦破的。」一娘心中暗喜道：「菩薩叫他上公，想必後日有些好處。」因嚇他道：「你把菩薩臉上擦破了，他夜裡要來打你哩。你以後莫再來頑耍。」辰生嚇怕了，果然不敢再來頑。

過了些時，那一個強盜也回來了，騎著一匹高頭白馬，背著許多衣物。一娘看見生得甚是高大。有詩贊曰：

光橫碧練耳披霜，汗血沙場俠骨香。  
名重有人求逸足，塵埋何用數驪黃。  
千金燕市誰增價，一曲吳姬惜減妝。  
莫向華山惑伏櫪，秋風指日看鷹揚。

一娘問道：「這馬不是你的原馬，那裡來的？」強盜道：「好眼色，是北方一個官宦的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，值二百兩銀子，是我偷來了。我的那馬送與朋友了。」一娘置酒與他接風，飲了一晚，兩人上床，歡樂異常。

一娘見了這馬，就存心要走，等二盜不在家，便將箱籠打開，也有二三百兩銀子，將二三錢的小塊子揀出來，將貼身的件小襖脫下，將銀塊納在內，又將細軟裝些在搭褲裡。乘空來靈官廟內，燒香禱祝，要偷空逃生。取筭在手，求個聖筭，丟下去，卻是個陽筭。又禱祝一番，拾起筭來，再卜，又是個陽筭。一娘又祝道：「若果不該去，再賜個陽筭。」拍的果又是個陽筭。安了筭拜謝回來，耐性又過了年餘。整整住了□個年頭。

去心一動，一日難捱。又是秋天，但見金風淅淅，秋雨霏霏，足足下了一個月。二盜沒處去，只在家裡盤桓，終日飲酒取樂。一娘雖是個好家，也當不得他們虎狼般的身體晝夜盤弄。

一日飲酒間，強盜取出三顆珠子來，有雞頭子大，光明圓潔得可愛。一娘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強盜道：「是北方莊戶人家一個小孩子手上的，是我摘來了。」一娘道：「也不怕嚇壞人家的孩子。」強盜道：「那孩子都嚇癡了，丫頭養娘還不知是甚麼緣故哩。」一娘道：「你真是強盜心，不怕嚇死了人。」看玩一會道：「送我了。」強盜道：「要，便拜我拜。」一娘道：「若不肯，我就打碎了。」強盜笑道：「癡子，家裡那一件不是你的？」三人歡樂了些時。

已是中秋之後，秋風漸起，景物淒涼。一娘熬不過，又來廟裡討筭要去。卻好是個聖筭，滿心歡喜，又祝道：「若真可脫身，再發個聖筭。」果又是個聖筭。一娘又拜祝道：「尊神若保佑我脫離此難，情人重遇，願來裝金建廟，求尊神默佑。」拜畢回來。

次日交秋社，二盜備了牲醴去祭社神，吃得大醉回來。一娘乘二個睡熟，忙去打點行裝，將銀衣穿在裡面，叫辰生來，將要走的話向他說了。辰生此時已□餘歲，知道些人事了。把白馬備了，掛上搭褲包袱，牽出後門。復進來，一娘見二盜沉醉未醒，心裡恨他，取過壁上掛的刀來，要殺他們。卻又手軟了，想道：「罷，饒他罷。我雖受他們污軒，這孩子卻也虧他們撫養。」遂把前後門都反鎖了，出來對馬說道：「你既是良馬，自通人性，我今仗你逃生，卻不知路徑，隨你去到就是路了，我母子性命俱在你身上。」便對馬拜了四拜，又遙向靈官廟拜祝道：「尊神既許我侯氏今晚逃難，無奈不知路徑，望尊神護佑。」拜畢，便抱了孩子跳上馬，夾一夾，那馬如風似電的向北去了。正是：

摔碎玉籠飛彩鳳，掣開金鎖走蛟龍。

畢竟不知一娘逃往何方？且聽下回分解。